陳恭介公文集

陳恭介公文集卷之十二

明餘姚心穀陳有年著
吉水南皐鄒元標校正
萬載崑崙張　璧同校
從子陳啓孫付梓
冢子陳啓端編輯

書

與鄧定宇

門下德重人師胥函邦禮宸命有赫嵩望寔隆盖祥

麟感鳳出則與瞻豈南浦西山捷於爲徑願言珍重用樹典刑若不佞老矣廩庸猥爲叨躐逾涯斯甚稅駕未能詣門下所稱芒刺氷淵政不佞所日夕以惕者也敬因使者併布私衷除對鍾山臨楲馳遡

與梅衡湘

使節一出而迄戡定逆亂成社稷功壯哉猷也可以報 天子矣始逆賊作難且稽天誅議恟ゞ盈庭未知所底比捷聞而後喜可知也先是使持札來嘗其時逆尚憑城來亟下乃尊札業策其危絕與今報符

且疏為屬劉府申救盖大義耿〻矣 天子鼎震怒甚得大章又事已捷儻可幾解手札後称欲歸侍何為發此明堂策勲三錫且昂至敬藉使以復併颺大慶馬帷幄積勞千萬自愛

與王松屏

遡阻又懶作書然類〻雅愛每一念至千里若對想同之也比者出山從玉壘丈訊起居為詳念我丈登乞身就堂下侑無方之節良久迨老年伯矯然上壽乃秉箕尾歸既禫而伯母相從於帝鄉也丈而執大

事無幾微憾願近睹請卽語有餘恫矣夫孝子之心安極哉乃今丈則禮稱不毀之年也顧俛而誌於禮強自愛又聞丈頻年來為造化所弄尚廬所為老伯尸者或謂儀狄頗作祟爍天一化源是耶非耶儻不盡非也丈茲儼然在堊廬中儀狄儻望而退舍耶竊意駒隙度熊祥當至矣三十年同袍縷指計之強半為異物其猶繫跡萍逵者落落可知已如弟椎慵故吾且久狎其野丈總識之自豫章放後已無意人間世不自意再被環命復叨竊逾涯靡惶驚焉日夕已

惕求卜安所稅駕方今時事多囏宦府朝鄙種又可憂賢喆馳騖恒虞不足丈居弟出殊失其常討丈即吉無何徽書且下弟分應止足夢寐四明江抝比丈出時大都又隔瞻捏所可期者共保此本来面目無媿知己云爾日下弟薄南行兼患目自力勒數語留玉壘丈所囑便閒敬上之眊率不盡慺〻聊以當面外憲綃貴香寄奠老伯母几筵亦年家子生芻之意也淺牘深衷秪益馳遡

與孫明峰

郊餞大都草草已復不敢扣閽索譚比行日值部有考事真觖觖也邸中曾致兩牘一奉答諭其次原令勿取報想亦已徹覽弟徐徊在列只緣不肯用原官見放若因避躐陞弟又不應無恥至此總來自退不勇抱愧何言承教聊及之耳登用正人自是銓衡第一義但在勵勸時無收惡駕不棄干城亦是一道若丈所稱一意彌縫買交貽後患而不顧此自奸人之雄不足言通才矣特語云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憑因此濫用耳君家冢宰冏正人也豈衆望平定不致遐

澀沈繼山畏慎良有之諸多浪傳未可輕嘗至波及文熙亭則無理甚矣時艱兼夙無具廟筭亦難一一中的書生私憂未敢索言也

與徐魯源

弟杜門久拜教之辱始知導駕已涖滁陽也晨遲相望則洵有依光之喜焉教稱吾濟同榜為感而猥不弟鄙夷取而齒之老丈與敬丈之末西丈學問淵源詎固陋所敢望蓋誦而竊自幸更重自愧雖然敬謝輒影矣日賤目作楚乞身未遂且勉强就列惟是聽

涼地重增其咏谿彌老大客歲以家難關懷抱頓復有口事皆非盛德所宜遣然總屬身外額安之也

與王荊石

從邸報屢讀大疏夫社稷臣信獨苦心哉最後恭睹温綸謂且召見必使心安南中人士無不額手胥慶者以為台臺精誠所格至此二祖列宗之靈寔昭鑒之旦謀意而夕傾耳奚啻望歲矣台臺第顧精積誠以需晉對忠謨屬斷豈惟相公心安必使百官兆姓之心舉安蓋國固無兩是也旋乾轉坤在此一舉崇

即抱病乞身爲勝惓惓之望

與楊意白

吾邑久無臺省得丈重矣更思爲臺重爲朝廷重爲世道重乃真爲吾邑重也古稱不言爲辱臺然却有言[illegible]辱者即令發難一疏尤稱喫緊不佞敬傾耳以聽然在高賢度內直以素交不淺聊布其愚耳不佞聽[illegible]多過頃丈入卿當與聞之幸不靳直告乃見道愛毀譽進退頗能處之綽第得藉此省改寔幸事也兩都鱗羽不乏時惠德音爲勝大願

與李漸菴

役徃屢辱尊教極感道義真切之愛年病目凡半越月中間小愈輙復復輙左右遍劇比伏初雖差退然迄今白輪紅翳右目偏小久皆見之夫踈庸無當叨竊逾涯分所自審病又如此所為兩疏乞身蓋自其分乃載奉綸音申督供職義不敢復請南書又一下時之人已勉出受事矣人臣受國厚恩儻視息幸稽豈敢忘報顧竟之未知何狀業既出徐觀其後耳尊教謂年不可去門下仍可去此則非年所敢聞當今德

望道力係國輕重如門下者幾人哉年最下中何敢
望萬分一而尊教云〻也惟門下重念之

與孫立峰

待罪疏行率附數語隨得邸報咄〻異事哉異事哉
大察関世道至重此番議處最快人心然趙君竟逐
督過且及門下無論糾拾還疏自是有見藉令議論
不同何至干聖怒若是深也坐使豪烈搤擘宵人揶
揄豈曰細故至處類君事又大難言矣鄒君之賢天
下莫不聞屢推見格更猥加之曰是夫云〻者此何

可令三代之民見也然鄭君何病焉不佞不為鄭君惜不能不為世道惜頃其事已至與尚南中諸君子猶有厚望於門下謂宜暫停京兆缺不補迨諸京堂畢推日特疏題請萬一有濟〻信大善不者固門下所以舉其職且為世道計也惟門下留意胡進菴有書致御史大夫甚詳委門下誠從取閱之沖泳瞻仰在此一舉也賤目尚病手筆殊草〻諒不為怪　月峰兄想時聞問便中望一致意

與曾見臺

生行時知門下抱東山志至堅然不謂遂得請乃繞去國而朝事紛〻矣大君子回首萬目憂可知也生剛了計事目疾劇作凡四旬始退舍而頭暈耳鳴齒痛諸症種〻為苦總是豐草長林中人不宜久縻冠纓耳初意前旌經龍江即未必能自力奉提命猶得咫尺鞭影已聞取徑京口佇望阻脩如何如何南皋便寧扐布鄙悰不盡百一承委義田記未獲附往亦惟是狗馬病之餘然終不敢負諸惟為世道自玉天祐國家蒲輪旦晚摯矣

與

昨恭領示教計吏日奉為著蔡因與同事諸老語共嘆服云事竣卒卒疏行托趙儕鶴致意未顓謝也近者錢繼脩被口語政慨然有概於當事之難乃不意儕鶴業有事且一日而與不用南臯報同至覽之不覺搤擘三嘆也用舍進退於君子何病然世道所關繫則重矣適題差人便附數語左右一抒耿耿計別東訊儕鶴不及其在邸煩丈便中為一致之屬病目草扐蓐略門下幸自愛不盡顧言

與鄒南皋

計不承眉宇接言論倏幾兩月時念之也炎歊昌感伏惟太夫人百福足下奉板輿入珂里樂可知已轉瞉見秋風報最之行定當何如別丈後曾更思之還以行為得不行似屬有意賢者舉足衆目所視未諒者或疑於懟此姑無論第反之此心揆之大義終覺未安也近以李漸老簡錄附尊覽統望熟察斷然決策徃尋叔弟目疾侵尋四月底以來日劇届小暑始微有退舍意尚未知所竟先是領丈手教蓋數日前

小疏業發矣隨聞新命滋益惶悚已再疏申控茲方
待命亦不敢他有成心惟以賤目愈否爲去留耳適
劉驗封言有便力疾率具奉訊不盡欲言曾見老未
能脩候見間希叱致

與王荊石

南考事竣聞南科有糸考功郎中錢士完庇閔世翔
者事關公論台臺自有鑒裁若某薄劣本不足任重
典重典被摘咎由人輕謹具疏待罪伏候聖明罷黜
無所復憾獨竊念考察之歲都人士圜起而睥睨當

事有難言者錢郎中臧否不阿竟罹口語欲望將来者慨然身犯難而為國任怨良不易已疏中略具始末惟台臺幸察之

與徐石樓

運官来傳致遠訊良慰不佞迂稚如昨比復苦目疾也叨竊逾分時事多艱怔又莫知所報故人即過而念之乎無亦惟是德音以胥砭藥何當腆貺敢歸璧以謝濟上傾蓋語歲條再更賢者芳名無恙勿謂力田果不如逢年也来教云求不愧心又云不愧難言

三復竦企總之心不在外真求不愧即不愧矣勉旃自愛不佞亦藉有省敬用使者布之君家大僕公已抵滁陽第操一不愧之義諸悠悠者皆外已高明見謂何如鄭丈別後曾有書勸其北上今亦未知成行否併以附復冗甚率勒不盡所云

與馬弘衢

盖聞曰執事盖雅負志氣云或又傳不佞江右之誒執事嘗爲扼腕而昌言也不佞良愧之矣鄉從司馬部始識面執事隨有鉅創歸關然未獲扣絃抱春桒

睹計籍則執事掛焉愕莫曉所繇頃得札而後悵然可知已夫今歲之計縉紳士籍甚稱公獨柰何錮執事於聖世也豈天實爲之耶執事幸善自愛

與張元冲

門下今正人也當宁簡命留臺爲鎬京風紀重而又以亶天塹夫表正流俗弘濟時艱則於峻節壯猷是藉矣不佞夙有執鞭之願茲且得朝夕一堂消其鄙吝欣幸可言爾此顒吏候迓伏惟旌旆早臨用慰饑渴

與徐念吾

弟往待罪名省得時承德音別來蓋六閱歲云曰者丈起自東山無何弟南弟南而丈奉特簡內召悵然不獲遘也已從邸傳得陛見報甚懈屬賤目你楚之久且劇併尺一之愫不時上馬觖觖可知已時事棼棘戎馬騖於方域外內公家倚伯冏豈不甚殷然鼎望深旦晚且有大拜矣弟迂樵如往重之瞶眊叨竊更逾涯而乞身而未得請南中又一時乏人勉出受事大惧辱官曠職為年藉點老丈教之齋疏者行肅此

一抒賀悃附布區〻不敢以縷幣溷左右馳誠而已

與鄧定宇

頃辱手教忭慰〻〻太夫人倍函福祉門下既承板輿
入潤時請間從來金焦間甚適也惟是社稷蒼生之
身業奉溫綸趣駕庸詎得自遂乎賤目差強小疏近
奉　旨不允袁公祖丞督之出無已俟咨至或一到
任弟狗馬病深先是蓋頻間頻復竟須走長林便爾
來教稱吏治壞極此所由來已漸大都愚民之口不
易上徹是以至此弟所為動仁人之感必有所指可

與聞否門下之根固亦不佞之根也傳云政將及子琴瑟更張是所望於門下風便力疾附候旌色併布區區

與周耿西

日當宁西顧靈朔而思封疆之臣授鉞門下良謂壯猶實政兩者具而為社稷衛也必安內乃能攘外豈惟靈朔靈朔於今其最爾恭諗大旆榮履文武吏一稟新令安攘之業方與日月爭長報代使旋肅復以賀不佞椎劣無當叨命氷兢何當輸辱敢併布之

與許敬庵

弟硜硜以椎老詎銓衡器裁而疏控辭語又不敢為佞蓋至云用不得用舍不得舍而中心之憂有不啻若口者矣乃疏尚在途而劇署已空無人此語若為識也無已弟車入國門總揖調劑遵何道而可次疏謂斯之未信而莽莽當之三復憮然日夕以惕老丈謂我何遠歷翰教敬佩德音豈敢不懷莫知所報三肅使者敬布腹心踰望臺端知為閩海勞神用總之狡潢巨測東南未得解嚴恃吾有以待之爾尊俎良

自愛

與王弘陽

年夙辱教雅謂大君子正直卓偉所居增重所至造福則私諗之矣日者天幸吴越明公爰自中臺授鉞分陝而西澍寔徼寵靈不勝為桑梓慶蓋先是島夷見告棘又講兵食而茲又值歲侵閭閻勞止百萬生靈所繫僉節下而怙以胥匡者甚殷不佞以夙所諗信明公必有以幸西澍也屬不佞有瞶眊之疾遊又後賀且冀遂乞身過武林得布臆焉復不自意有今

命怔惕疏辭而卑車候旨滁宿闕與前計左顧因歸孥之便肅此一明鄙悰兼承嘉福伏惟崇照

與趙吉亭

閣下明德寵望簡在宸衷頃聆自東山召揔猺臺載晉太同冠同朝無不津々色喜爲世道慶者而不佞會以迓稚濫叨銓命受事之始方兢々無以事君乃得借名賢爲啓事榮寵其爲忭藉寔百尋常方旦汐望前茅濁需請教忽奉疏揭兼之嘉函良觖企思增淇劉領閣下即冲然禮辭業拜温綸頓無佚駕而猌

用慰瞻跂

與陳還樸

伻来以札併二疏稿於國法定當如此更曲盡人情敬謝教矣蔡自請疏業先覆盖假例不妨通行特近作缺耳終養原無中起之理若借賢者為啓事恐亡論非制且非愛人以德也世事紛〻想於報中目之不贅及

與柳賡虞

承示疏稿正義讜言為世道重弘矣曩事之始發衆

恂恂懼激而重君子之禍稍爲調停乃事竟爾汝仁恭一念至中夜汗集自愧其無能爲也明已杜門待抉不得命值而堂廡席選事又迫輒復強出耳使還卒卒附此不盡欲言

與周衡陽

伏承尊札諗已拜節白門正位樞筦幸甚兩都對峙豐鎬之地當宁寔委重焉茲今海氛叵測與歲侵會某越海人也每憶曩歲倭奴作難當其時并閭閻未大祲迴不值近者劉汝國輩若震澤萌生之盜耳猶

且踈梁於留鄭漠之誰何即今日庸詎可易也夫居重馭輕坐銷奸究之心是在門下弟上為公家視而又以其私為桑梓邀餘庇云

與李瀨庵

頃便往上記無何忽聞陪銓之報悚然念銓地至重門下明德峻望朝野所祗服自當首推年至固陋何濫續貂也久乃竟誤宸簡驚惕何可言夫國之所重於銓衡豈徒以地在得其人爾舍鍾呂而用斗筲何以當人心且惧為銓地辱謹疏控辭非直為故事也

復徃布臆不盡覶言

與外舅徐鳳山翁

承手教諄悉徵丈人何繇得此秖用佩服年至椎拙今日之轉地重特艱有難言者矣孔子論達只質直好義一語盡矣繼之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蓋不如此便是居之不疑惧質直處氣質未融而所好者或為非義之義故因人體驗政是思誠之功精義之學非以停妥人情也然所下者何人所觀察者何言與色此其中又自有辨而反之吾心又自有主否者即無

論失已猶人非君子之道而照管得一邊又迷了一邊於人情又迄無停妥時矣人在天地間涉世難持已尤難而其持已也發軔難稅駕尤難近見有一二公或意在潔已齟齬而去亦無益於國或意在濟事受詬而去亦無益於國猶之無益也君子宜何如處也丈人幸教之六十上人單身遠行盡室東歸風雨不掩年豈樂為之頹勢不得已尊教謂令愛輩暫寓宅中此則不便更甚將使姑婦大小三分四裂無此事體且欲待營造閑固而後歸是何日也天既降宋

於寒家安能想清平景象須於難處中曲處耐得苦
耳年亦自度非久在宦衢者會當共此艱辛也部咨
尚未到計在改月望後始行年斷不敢當賀丈人斷
不必多此一番舉動也惟尊亮之

與王弘陽

伏承鴻札載愯載听愯者德涼地重惧負鞭影也听
者誨諭真篤非深知雅愛無所得此也始不佞以杪
冬北轅甫及瀛關劇署一空為之惕然比入而時事
日新冰谷之懷有難言者矣方域多虞獨幸歲在吳

越明公爲之嗅味子遺緝繆其要害將吳越寔特欲
生而不佞旦暮將老亦得與社中舊耦適然相聯而
無恐則徼明公之福無量敢肅使者恭布之

與趙南渚

不佞頃從南來於途中得門下顲歸䟽讀之不覺悲
風四集也鄉門下依依孺慕不忍離比迫　天子命
強出屬耳儳而暨於創鉅又以令甲爲縲牽灑泪和
墨執公家事倉卒無可稅責孝子之心可知已盖不
佞自入國門即欲寓數言弔屬坌紞又蒿目時艱膠

膠轕々不得發適聞之曰無幾何且代乃亟起撫炙
一敬因使者致區々嘻門下念先夫人良苦不知先
夫人念門下甚也前是若留滯商洛一旦得税而星
奔其無乃遑々焉不恤道罷將速歸而以搶地號天
為者則不佞以為非其大者望門下俛而就於禮無
致毀且以慰罔極且以計不匱門下幸畜之若不佞
稚人爾茲重有負山之懼未敢以夙聞教於左右輒
涸孝思雖然門下儻無忘宗周乎顧有以教不佞

與沈繼山

不佞硜〻舊吾根叨銓命有懷冰谷不足以辱瑤函
廼如門下高標大節舉足世道由重伻來以疏猶然
有遐心豈其繫思宗周而顧身安耕釣者尊教言得
不佞持衡之問不覺頳色飛動不佞則何敢當門下
獨不念天書下龍李日君子色喜相告乎若之何其
令觖〻也不佞竊謂此疏或未為贅旣奉溫綸則請
龖然戒行無淹處敬因伻致悽〻且勸駕焉

與郭希所

承教具悉門下振淹滯卹卑官之意極當如命第除

罰俸官率由該部咨停陞轉如錢粮河工等項必俟該上司報完該部覆准開復而後咨陞例也吳長沙以署考蒙蔽參降即由敝部覆行其事既無可報完敝部自無從開復陞轉之難坐此無已明臺為特疏題請敝部或可緣覆此一說也至各河泊先由户部題補起送別用乃咨敝部敝部之例裁革官俱由起送到部收候遇缺旋補不由司府起送者行查起送無粘連結者取京官印結在任聽補之例似難開端且恐其流有他弊拘牽之觀如此鄉須德意何勝悚

然總之所以糾成非以相悖伏惟鑒原以後諸凡仍望見教不敢不開誠商確也

與張仁軒

聞之識治者言海內得賢中丞可三十人足之太平矣盖豈一手一足之烈為能致然直以真精浮濆使日大吏畢竦意象指治日烝々百姓皆知上之有慈為之所也即有禝歲民且忘其災而無壓於他廙則拊循上理也伏諗節鉞已蒞中州中州太平可知已田京依入國門會前茅啚發不獲敭々奉教郊選之後長

安議論想於邸傳中悉之初惧激而重君子之厩步存調停然其末竟如此世道安極杞憂未涯門下幸終教之

與蔡肖謙

跡不佞所聞長者至高觖又乏之傾蓋[illegible]祇有鄉往佇来以揭及書知緣太夫人思家將請命而御板輿也仰欽至情且於例有之敢不如教以請爾俾具報不盡悆悰

與梅衡湘

承教爲邊擇材與不佞之所欲聞也謝

呂大參乞休疏抄甫至且事休不得先考滿覆是以後代者當如命李民部俸未及需後用耳邊道寔難自當以總鉞建牙之言爲質而稍權其資俸無已而後求諸他即昨者嵩嵐之改制府公寔教之茲若復議留務將莫知適從矣蓋今日之不敢再改非特以持政體正爲異日相信地也唯高明幸察

與陳毓臺

承諭潞文昌改衘責成之說仰見門下委曲爲地方

計敢不仰体第以知府改少条於國典未妥似難擱
端窃計門下秉鉞為政文武吏惟所程督即以郡守
與条將比而從事總之有臺令在或不敢不協心也
事成之後論功晉秩無不可矣尊裁以為何如

與田東洲

歲蔵發春當陽錫福猥以葉榆之景濫依日月之光
仰望天顏未覲九重之色俯觀在道空想三皇之風
衰老何為居諸奚補伏承芳翰祗愧高悰謹肅使以
馳誠庸裁緘而謝訊所願若時履慶為國布和則大

節高牙總迎淑氣黃雲紫塞盡屬熙臺不遠顧言繞

備要畧

與陸仲鶴

歲在巽軫節鉞寔蒞豫章恭奉瑤函良慰遙企且憶不佞疇曩濫吹屬閭麃之不有麃食而蔑所濟之也私心闕然不能忘乃今而為舊民徼福於門下喜可知已惟是樵劣故我猥當銓路德涼地重誠淺時艱日夕氷兢莫知所報門下能無以教我乎則不佞且以豫章為介紹而乞言焉敬因使者報訊因附布之

與陸葵日

不佞頃發白門尊從尚未至末由請教良用觖〻伏承芳訊祇益憮然爾方今世道人心不無可憂聞之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與門下今日之任也夫賢豈少英才惟是涵育陶甄使一稟於正道而不以其才用之躍冶還駕國家所利賴意在斯乎特鄉雅敢借言之不佞在事忽兩月過旦日起風便頓有以教不佞

與彭魯軒

獻歲伏惟驄馭百福兩浙罷瘵公祖寔為國布和涵

登之春臺幸可知也仟來辱札倍有馳仰湖守具覆如疏蓋西淛之劇守總缺矣諸曹守俸一時偶乏即訪擇以充未知定都稱否董翁不佞大座師也極重必遺事之有今日人皆知之惟是美疢既厚而今始得藥石哉則不佞方當為師門謝且徹獨不佞長安有識者皆知公祖之保全之也考成二事領教使還勒此以復

與徐華陽

不佞朝暮歸矣義不以危詞留門下惟是人臣之義

不能去不得其職去門下何居焉望崇神王屢請懸
無過乎非所敢聞日已具覆懇留頋黝然為天下計
幸甚

與李養愚

畿輔重地引領前茅久矣大疏載辭殊觖所望即擬
覆請趣駕而傳者謂門下堅未肯出且東事未定方
字多突中州見告盜方蜂起邯鄲之間訛言萌生人
情恟恟若不能待無已遂成雅意少選徵書且下東
山望門下念之勿遽有遯心也

與顧沖菴

兩辱翰教諗大旆已亟馳度關矣事權自此歸一正是廟謨最得處彼爲再推督院之說者殆未審也門下胸中已有成筭不佞素不知兵何辱問焉或曰奴拾内備勿騖遠略藪計後患勿迫近功則書生之譚爾爾儻未大戾乎

與朱鑑塘

春和祻閞函福惟是三吳地重且薄汛期時巡海壖坐紆長策千萬孫重兵道業補曹君矣爲人清篤沉

皆在明公指授而使之耳日来怪事自是不佞望一經之效士習狂瀾寧堪作砥奉教增愧

與蕭鶴僊

潤疏闡問承教為慰衆正侘傺不佞重有憂焉時得貴臺疏為之悚意而作也天遠未易即回世間可少此議論哉不佞空同此衷悠ゝ莫知所報每念媿汗如何可言

與王方麓

盖年於南始得炙先進云翁雖儼然而蒼顏哉日夙

興治經絡譬漢宋家言不勸也謬意宅米鹽若城但一書宜不足以涵大雅然而手綰三四綬諸所視事畢理則天之錫難老可知已別来幾月乃伻来以疏揭併書見示退然稱老超然有歸思夫大君子進退則洵有尚其如求舊憲老之經何眷焉溫綸與師言穆惟門下肅承之不佞敢悚意以復

與彭魯軒

恭領翰札諗輶軒正歷吳興詰豪解棼人心然感

卯可言天下勢而已矣盈必損窮必復勢之[illegible][illegible]

為輕重提衡而適於平及其未極易追其既極難諸大姓業以極重至此起而攻之者勢已日趨於重公祖並縶悍僕刁民且慰且禁此提衡手也至諸叛僕虐民害主公祖已晰其情狀而不使又以為三吳西浙蕪并之俗正以此輩蟻附狐假為之禍胎誠取而重治之亦易俗之一端也摠之皆在公祖度內承教聊布其愚爾

與沈繼山

大疏業覆奉宸綸趣駕矣丈能無黯然一出乎尊教

教不佞彙進於賢為世道甚厚乃大賢如我丈又自難進也野多遺賢操一啓事望九閽苦不能得如既得諸九閽而又不能得諸東山則世道可慨已丈幸念之不佞已定計歸想不久留滯東舟過就秦德澤一望見顏色乎

與張元沖

辱不鄙夷惓惓道義之教感德無量不佞椎人也賢否進退豈敢不懷轉移微權莫知所出蓋自客冬月辭疏中已深惟精格之難矣今日之事義自當奇知

辜皇恩兼負道雅聊以不欺與心而已

與沈較門

朝野傾心明德旦晲望東山而亟計禪期之届謂夫鞴康貧弼江河特挽若不克待也豈鎬典禮蓋明主急賢聊以告諸膏秣者旋有總史之命則昭代鉅典萬世長業云大章適来業捧宸綸趣駕伏惟台旌遂發以承天眷以慰輿情非不妄一人之私也惟門下亮鑒

與鄒南臯

頃得丈四札極慰企思不佞稚人也㞢道方波身既無能為重而職在以人事君值玆衆正蹇産寔慄摧轂未知所畣丈稱不佞今日遇主為之暢愉不知不佞固愧汗怔忪也商量調停之說此中賢者每相從臾而不佞素以稚自痼老而跂步寔非所能伏讀德音彌用自信計今在事已數月猶然依〻者未欲為苟去耳南皋自是宇宙中南皋不佞自是好慕宇宙中南皋要為宇宙用宇宙中南皋且自是性分中得來不可昧之心職分中承當不可諉之事機括轉耶

是得其職即不轉耶是不得其職飯蔬飲水南皋自成南皋好德推賢不佞自成不佞如此而已矣他又何知焉朝事具邸報山中想時見之　皇長子出講差慰人意其餘紛紛天祚國家當有日定也

又

季春底賫疏使來接尊教兼得就訊起居良慰闊思君子進退自有大義足下此番乞身於義良不得已不佞不敢以時情為足下計第為世道計猶然議留議推所謂知其不可為而猶為之者也至於部覆亦

下不佞又特請之而又不下則無論菽水甯書足下悠然自適即不佞亦有不可則止之義在無可言者先是緣廬王選君事業定計歸今日直當浩然非其負國恩且果於忘世也

又

大疏已下部議覆即未奉明旨不妨從容里居徐觀其後也建言諸賢近来跡顯禁錮嘗欲具一疏明白言之而或謂言之不從是增一番錮跡不如投閒用之萬有一售踟蹰閒會值近事遂以義決去前教謝

不以人廢言不以言舉人又云官有官評鄉有鄉論此誠格言談者亦每稱之第所謂不以言舉人特不以言爲舉人斷案云爾元非以言廢人也近來言者考其素未必盡無訾此在察吏論官時當自有別若以言得罪則雖其人當廢而廢之不以其罪未爲當也遂錮之則其人有辭而人亦爲之扼腕稍用之則其好醜自章又耳目而其人亦不得借以自文此其大都也不佞已倚檐待玦屢成虛言第輒因有所感略布之未敢索言也年來建言貴鄉爲最盛且皆賢

豪我大適在山中幸相與切磨粹然一出於道為海內遺賢冠冕天祚國家有日彙進使同朝無賢不肖舉服即拒言者無得借為口實則世道一大關係也頻頻我衰忘其醜陋不覺縷縷及此

與馬虞生

頃者藉使啓復闕然不時候客有自東者聞之曰明府百福惟是允賜日久以歷明侯恤巫雩禱為小民請命詩不云乎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萬有一昭蘇之望乎儻天未悔禍則報究有期知明府之無俟鄙言

也不佞乞身未遂素飡逾涯而首田間舊耦作勞而不食真怔〻有餘悚矣茲豚兒歸試敬承起居秋暑未衰願言玉揖

與王荆石

病臣屢奉温旨相公且惓〻諭留不佞第病苦自知自當去耳方懇祈曲成忽承手教兼發示鄭中丞書大令錯愕無措病体自是常事而顧過求於事外至此彼遡聽者無足異相公猶未諒耶何嫌何疑而固留病臣以觧於慭〻者非不佞所望也情迫無恭力

疾草又布茲迫情萬惟垂察

與趙瀫陽

昨奉旨復未蒙敘即天聽自高相公忍不一垂念耶私望觖又轉棘矣無已先以辭印請情具疏揭中為不佞病危勢迫終無出理祈深望於台臺者良不在此也仰祈俯垂鑒察伏楮曷勝馳懇

又

十懇疏揭奉覽生卧病四閱月矣必負宸綸次負台論哀又然亟丐一具病骨若可知已適承尊札云有

公揭請留不意相公之不見憐至此生病萬分不能出與一遂放儻得生還耳相公忍迫令爲長安厲乎垂盡之言知不足動台聽不得已輒復言之伏乞相公少回尊念則病夫猶或有望也伏枕昏聒惶恐惶恐

又

年病日危卽耳目猶其次者乃中脘已屬滿症矣生死之關間不容髮頃月內具疏垂上會趙心堂傳台指令少從容忍而至此眞以日爲歲伏祈俯垂亮察不靳曷重回天亟放生還寔君相造命之德也不佞

展轉床褥中嘗憶先是有抱痾乞身竟不免道殣者不佞又孤客寒心可知惟丞一日則受一日之賜耳憂結於中不覺縷縷

又

生病苦至極向承台駕枉顧嘗迫赧面控矣昨再托司官扣請冀得旦晚生還乃憑選郎以台臺手書相示覽之驚悸欲絕生方不勝起死肉骨之望而台臺乃將速之死耶生已萬無能出之理空令驚悸泣血而死諒仁人不忍也倉遽伏枕占牘仰祈垂仁曲成

以見留之揭易為懇放生死感德無量矣伏楮顒昫不知所云

與李克菴

病夫有必不可不行者第反覆尊教之指則懊然非所當也即今回首闕廷已自負又至國運人才在朝諸君子必能為公家任此不佞儻病未即殞當仰觀泰道爾感饋當領廼鄙心圖一切辭於見辱者無令隷人輕暴殘之而重病夫罪府則請自茲令始敬歸辭以謝計門下不見謂不恭也

與鄭崑岩

伏承德音展讀如面吾輩去留有義往門下之諭留與今日之見諒總義也乃若抱病憂天而無當於濟時報國之數則不佞所銜愧深矣天祚國家泰符定須有日特衰欲病逋未知得旦暮一覩否世有世道之憂者任也門下勉之三爾使者布其類又如此感佩嘉繾敬以心領亦藉以槩謝諸君子之辱貺者知不坐為不恭爾岱雲在望臨楮依又

又

讀副教有悠然東山之指高明必自有見第今時事多虞宮府邊腹處處堪蒿目而中丞填撫一方尚自有可為者且鮮不得其戢之苦則我丈今日似無去義幸深念之特雅敬薦其愚如此

與李對泉

淮陰拜欵既甚渥寔以門下儼然臨命之勢不得辭已而伏念方深汗㦤更辱臺使遠護申之好音祗誦擣懸懷明德無已不佞孱孱病遖飾巾待盡耳天王聖明門下行且內召望與當事諸公共贊上理以紓

野人之憂不勝大韻扁舟日遠三肅將命者言謝敢

屏布之

與孫立亭

統均地重臣維政棘椎踈稅駕名碩得輿自聞藺命之無需更湊精神之有格凡茲展錯具爾瞻承以為仰昆一心俯聯衆正用康邦治寔挽世風公直其公僉喜相告而況初道北郭之濫尚抱宗周之憂者敢為悚意下風傾耳東海豈其微矣送官還力占恭賀因布悽々惟門下幸鑒之卿中屏道義之愛甚感併

興言謝伏楮遥對曷任馳誠

與趙心堂

潞河具小楮上時病政熱卒眊不知所云計亮之也天津睹冢鄉之命不逾時下甚愉快已忽不意有選卹事嗐弟之餘謔乃至是耶又惟事無不了辟之病癰然決盡則止矣新冢翁在事門下更親灼弟患根及今協力政圖之天祚國家意在斯時也病連脾氣猶極解維後漸計粒試飯有甦意然尚胃立氣銷入里門見者愕相顧也餘生有涯餙巾待盡云爾尚覲

息暫延閭憶即中聚別悃款之雅敢忘門下明德送
官還力疾布謝復霜節往祠冀良自王併以為候

與四司諸公

不佞茲徼芘入里門矣孱肰骨立之軀餙巾待盡於
愚分甚安獨追惟推揣濫竽空抱媿媿而無當於報
國匡時之數乃其餘謔至於去後猶為典劇累言之
於邑再嘻世事將竟不可為耶顧其竟又不可不為
天祚國家孫老先生偉人也諸君子恊心矢力當必
有濟不佞洎頎拭焉役還力占率布其諸聚別悃款

之誼每憶如對恃在道察不一一

與劉用齋

吳越得歲明公之節鉞式寵綏之惟茲十一郡士庶顒意延首待澤香匡豈其微矣不佞舊托同舍之雅測宏深飫徽懿而茲復以不腆桑梓私明公撫循也則所為鄉父老子弟明厚幸者宜自不佞始顧無能以山中憒眊之軀敬賀節下敢一布諸赫蹏轅門在瞻馳誠而已惟明公幸鑒不宣

與曾見臺

台候無恙山中忽奉遠訊儼然面承矣客秋濟寧道中舒中陽言曾仲君病色不淺云然豈意遽至此展札愴愕又聞連遭手足之戚門下至情惻怛痛可知已仲君赤忠近來直臣志士時有論沒壬辰春嘗以國事詣涇陽不謀而集者六七公仲君在焉語直致鉄色似有憂憤可掬此真深心為國者今乃遽至此自関世運不特門下私痛爾世道士習導教業有憂之青山嵎呂海內有幾千萬琢重哀而中節謂之和願勿過也生義定當歸第空抱愚誠而無嘗於報國

匡時之數歸不償罪負又何言賤軀自邸中病脾類滿旋顛噎入舟量試粥飲屢得生還孱又骨立見者皆皆相驚謂歸恨晚居久之稍又加餐然骨立如昨日下又苦暑憊大都衰年火病敢冀完復人生有涯僕之而已羽還草又布復附言徽悰義田記坐病稽命然意不敢負得間當草上

與鄭南皋

楊臨皋公祖至京接手書時不佞病且急歸不及辭比今又暮歲太夫人百福逞之下朝夕上壽甚愉快乎

堂而與及門諸賢論學德業當日益也念之仰之不佞去歲坐屢乞歸見格遂真病逾月始得釋猶慮咸噎又匝月而漸能飯抵家之日孱又骨立家人愕相視謂歸恨遲云比今稍又加餐然骨立如昨子夏以交戰故癯吾目中已不有紛華矣如何如何大都衰病既深勢難冀復人生有涯徯之而已適有寄會見老書至者艸又藉便率答因附數語函中托致諸左右力疾不次時五月之晦也別來曾舉佳兒乎又訊

與吳霞城

痾適久跡候訊茲啓含旁江口壩閘塘岈積刓易圮往〻一洩而十八里盡涸官民農旅交病計須備治不敢以煩公督壩故有夫塩之過壩者故有主家椿石工役之需議於此取給約不甚缺鄉議僉協廼敢具呈於明公而不佞僭寓一言以請明公褰帷行部時出激境覽想明其非妄也仰惟俯賜允賛地方永賴不淺矣睚勒瀆萃舍親周敬吾更當面布諸左右不宣

與王弘陽

頃病遽東渡拜干旄之辱既教懇〻意甚盛一行入

山關然久不謝蓋憤𠃓之悰如此比閩民間藉藉言
明公奉有嚴旨云山人稀賭即傳莫知所謂久而後
聞其畧也嘻難言哉難言哉明公德則士欽政且民怙今日
之事乃覆為詭乎則疇不搤捥者至於國之紀綱刑
政外之委重於兩臺內之取衷於九列若撫按不得
行其政部院不得持其衡佌家哆言雷霆響應是謂
有紀綱刑政耶然則不使為明公搤捥者不薄而為
國事太息者更厚也難言哉難言哉惟是支離病骨
無繇請前輙力疾一布頻頻明公鑒之大賢進退自

開氣運天祚國家環命無何至矣望明公無忘王室
厚自珍伏楮惓々倍有瞻企

與孫侯居

病適昨至淮則聞先冢宰翁濫棗箕尾云恨不能旦
暮馳哀併弱足下比渡淛而東會病政劇遂夜過髭
城徒有忉怛第計國卹旋臨襄事有待同盟畢至尚
未後時適者忽聞靈輀遄發殊非所忖即其慎盖殯
也默已日即於遠矣聞默愆於執紼如情何如禮何
病未得亟脩關事先此狀躬辦香束帛馳誠而已有

孱者夫儻未即從先翁遊於九原乎尚需襄事之日自力扶服畢此交期爾詩曰孝思維則足下幸無過毁善自愛古之所稱不匱蓋有在已季君均此致意臨楮愴然如何可言

與劉用齋

初夏拜于旌之辱倫領德音不能薦一野蔌而別每憶觖然且時為鄉父老誦明公之勤恤我也日者東事爾又調發之令日至於浙徽明公疏騷然不知所底矣不佞嘗謂倭輕狡猱跳伏利於步不利於騎利

於水田溝洫間不利於平原曠野利於村落瀕海倉
囷宿粮之地可營可食囷簏沿邨不利於堅壁清野
故倭奴如不逞宜于南不宜敢干北中國如策制倭
在南水陸皆當綢繆水習舟陸練步無所事騎在北
最上練騎騎之不充少翼以步無所事舟萬一倭奴
失策北犯縱其登涯火其舟清野以困之持重以待
之四布精騎以躉之直可使無遺類何用浙兵且無
論倭来不来也北故不可一日廢騎騎誠練可以禦
虜可以殲倭可以建威銷萌皆是物也釋此乃外調

浙人浙人之不利於騎與倭同而技又不能加於倭
非敢必有功也然且有損倭不来亡論矣倭来北兵
諉曰是在南兵不相慮也即驅之使為表裏俾南戰
則北觀望而自弛南挫則北錯愕而自異此敗道也
絲毫無足重北而坐虛東南何為者哉嘉靖間南被
倭絲調北兵今北虜倭又議調南兵是使南北丁壯
相貿而客死亦大左矣亦大左矣生平不談兵茲
直以慮無家國謬意以為必如是因睹大疏輙亦其
愚如此明公珂里在北而身任東南之重慮此至熟

定以為何如望不鄙而賜教幸也渴望台資皇君暮
且內召明之汛計不得再借大旆矣賤體衰病近又
有先兄之戚不自堪聊視息耳恃愛雅及之

與孫月峰

病遽屏居智井無所知聞獨念海上事發意必有合
日惟恃門下展布為耳中牾旁掣業已決裂至此廟
筭何為者而臨敵輟所恃難言矣悠悠者言為門下
釋負害而不知忠肝長慮所為官家憂危慮繾結湛
也久不承顏頃聞之門下手容倍盎鍵慰懌可言不

後連歲善病侵尋柴立自是峥嶸待盡之景即謁見
好我哉困執不能索面容又片楮聊以寫臆附芹將
候不爲文馳誠而已何當直造輿寀飫領顧聞

與王荊石

恭諗台駕入春明忭慰何可量相公任致主康世寄
重　聖主倚眷又近者所希聞也其幾甚不偶夫事
有關黼扆切宗社理忽不容髮公卿大夫士所同然
碩忠而無能得日望相公入庶幾回天者想相公及
聖意之嚮且旦晚啟以精格也天祚國家是在今日

能無忭慰有年不佞歙布之左右春和年伯毋度可至邸弁布候悰北向馳誠未盡僂僂惟門下鑒察

復張周田

不佞年最固且陋日者承乏而當銓務方廪廪惧沫有効也乃屢門下遠念損賜瓊札惓惓有教言幸甚幸甚不佞曩伏山中闇闇節義為韋人理學為厲禁私心抱杞憂焉比睹韋人趄厲禁釋而後喜可知已明公長慮高識隱然有概於漢晋之季世非不佞之所能及也敬服之矣敬服之矣三肅使者拜命之辱

垂拜不卻屬困劇務略布悰信茲冰谷惟門下惠鑒

之

與顧䱇山

賫捧衛幕來承復嘉盟副之翰教焚香拜嘉殊深感

激就衛幕氏得諗門下動止悉錦江玉壘間聲實一

一若萬里所聞更忭羨謂成都盤錯最天下曩仕者

輒動色搖手稱鉅艱而門下能使庭無滯事郡無滯

牘所謂有烏獲則無千鈞也卓哉卓哉日者乾坤崩

拆海宇震悼所賴沖聖御曆英特邁常似是宗社之

福撫時君子得無有未及聞猶軫主少國疑之憂耶

敢報慰焉年才最下無林棲久滋其慵性作出就列

據非其所動與性不相值既重濫竽之慚更切僨轅

之懼日思解組故園所戀未即引者聖明爾朕反覆

循省終非榮途中人物也辱戚愛傾屬縷布不敢以

誕語相謾望惠教之幸甚衛慕氏陞返不能有所將

馳誠而已春仲途遣沈文寶偕偬附片牘往計必達

萬里遐思相期鴻偶各繫之帛毋令虛過脩戚所也

又

生迂踈成痼落〻匙昵合日者蔓龍交道而林麋臥
自若效可覩已承諭具感愛厚徹肺腑誰能出此者
第生入山動十年所不一作長安貴人書一旦為之
其為耐時而希寵進昭〻也得之不得曰有命犬馬
齒倏已逾五十安之而已門下行入薊門試一驗生
言信不秋暮還軫當一披鄙憶茲不能悉史裕菴客
歲會枉一札生亦以至感故破例答之見間幸為致
意

詞二首

憶秦娥有序

萬曆丁酉十二月十八日之夜余卧畏天樓之從吾齋夢徘徊一山館中已而吴濼州敬夫倪博士章偕至余曰此中儘有佳處吴曰適来舟故在試共一遊遂相携入舟舟中舟無榜人亦無僕從漸能自移有頃轉入山口峯巒聳拔山椒一老桂盤根樛枝下臨清澗飛花飄灑芳香襲人逡巡稍前遥望前山中房舍甚都相與嘆賞倏忽已至艤舟而登

白石鱗次涓泉出石間若微雨新過狀徐步入舍明廠軒揭面無窓几寂不見一人循除久之忽老僕自外来詣前報曰館罷矣余第頷之又回指偉衣冠數人自舟而陸若相就者二友曰此吾輩適来泛舟踏也遂欠伸而寤惟見窓際月影朧朧而已念昔嘉靖丙辰南宮被放與吳倪同舟東歸舟閒區區聚散亡論已即二友化為異物不啻一紀而頃刻之夢堪為惘然若老僕之言莫可致詰豈余病侵尋預為捐館兆耶枕上漫成二調紀之夫

人生胥壞於白晝明目而争於善敗之場者千古一夢也勝紀乎哉又爽然自失已

山之幽鬱盤冊桂臨清流臨清流花前溶漾馥襲蘭舟〇箇中秋思空淹留覺來窗外寒蟾浮寒蟾浮同游安在千古悠悠

人翩翩揭來携手穿雲泉穿雲泉依稀玉宇不見神仙〇箇中微語胡來前嚮然孤覺成高眠成高眠萬緣如夢何在何梢

戊戌春正十有八日里父老環舍滿居者而夜讀

車馬雜沓轂竊窺之見籠火隱隱不下數十度橋
之驄馬而来也上下橋址閭呼看轎者轂甚徹迨
鷄載號而返呼復如之輒訝曰何物官人迺爾深
夜過訪詰朝走問則雇烏有諸固已大疑之矣越
數日而先大夫忽下世遂諱以為神迎云維時孤
等自分殞滅不欲生於不經事奚暇置問延及三
七暫掩靈寢謝客吊則檢先大夫遺文得紀夢詩
稿於篋中讀之不覺錯愕相顧而痛哭隨之也追
惟先大夫於臘月十八日而夢又於正月十八日

而疾是夜復有此異徵豈所謂車馬雜沓者果晏倪二公之過從耶抑偉衣冠者之來就耶至所疑老僕館罷之言何其絲髮不爽也夫神怪之事聖人所不語然由前而言則有先大夫之兆夢在後而言則有里父老之見聞此事此日直合符契儻所謂神怪是耶非耶爰泣血述之以質諸

高明長者

不孝孤陳啓端等泣血稽顙謹述